

9月中旬的一天，驱车到上海浦东机场为女儿送行，次日便得清闲。一早起床后，不顾天色阴沉、时有小雨，开启导航，驱车110多公里后进入江苏地界，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江南六大古镇”之一的甬直。

甬直位于苏州城东18公里处，为多水之乡。澄湖、万千湖、金鸡湖、独墅湖、阳澄湖“五湖环绕”，因而有“五湖之汀”的称号；吴淞江、清水港、东塘港、张陵港、界浦、大直江“六河交错”，所以又有“六泽之冲”的别称，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是把它誉为“神州水乡第一镇”。

停车，进入旅游服务中心，被告知古镇不收门票，里面的景点门票可以买联票，也可以在景点入口单独购票。我选择了后者。

古镇入口处，是一座古意盎然的风雨廊桥。中间车道，两侧人行道上是对称的木结构桥廊，双层挑檐，古色古香。过桥之后是一小广场，正面对放一尊貌似麒麟的独角瑞兽——甬端石雕。

甬直二字，不容易读记。古镇为何取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查史料，甬直原来叫六直，因一条河可连通六处而得名，后来又将瑞兽甬端联系在一起，于是便更名为甬直。

沿着石板或弹石铺成的小路，慢悠悠地进入一条条街巷。两旁都是店铺和住宅，白墙黛瓦，屋檐高耸，小巷悠长，庭院深深。

河流，是甬直的“主唱”和血脉。南市河、东市河、西市河三条主河道交汇，又有多条支河交错，水网交织。这里的河道清一色由条石驳岸，两岸树木郁勃。清澈的河水微微流动，让古镇有了动感和生机。

古桥，是甬直的“纽带”和风景。河多，自然桥多，“三步两桥”。这里曾有“七十二座半桥”之说，因为有一座桥的一半联通到另外一个乡镇去了。古镇现存历代古桥四十多座，造型各异，古朴雅致，其中两桥相连成直角的双桥就有五处，令人叫绝。有人说，甬直是江南的“桥都”，桥的密度堪称“世界之最”。一座座石拱桥、石板桥，是行人跨越河流的通道，是一件件石雕艺术品，也是最佳的景观点。

老街，是甬直的“烟火”和繁华。街道分为两类，沿河并行为街，河西、河北为上塘街，河南、河东为下塘街，多为商用房和居住地；与河垂直为弄（巷），共有十条长街、六十九条狭巷。巷子或长或短，或曲或直，米行、绸缎铺、茶楼、酒肆、酱菜店、糕团店……林立的店铺，依稀可见古镇往昔的繁华与富庶。

有河就有船。行驶于河面的木质小游船，坐船的游人在看风景，而游船本身也是一道流动的风景。古时，船只是水乡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如今在这里也是流动的贩摊。那些满载货物的船，一边行驶，一边向住在河两岸的居民兜售货物。船低房高，买主从窗户里吊下一只竹篮，船主将货物放入篮中，等买主吊上货物，又将钱币放入竹篮让船家收取，一桩买卖完成。

“长桥短桥杨柳，前浦后浦荷花。人看旗出酒市，鸥送船归钓家。风波欲起不起，烟日将斜未斜。”明朝诗人高启这首描写甬直的《甬里景》，一派江南风韵，想必就是诗人的理想家园。

现在年轻的一代，可能不知道柴为何物了。在很长的岁月里，柴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朝《梁梦录·鲞铺》云：“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元朝杂剧《刘行首》中云：“叫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瞧，都把柴放在第一位。

《现代汉语词典》对柴火的解释是：做燃料用的树枝、林秸、稻秆、杂草等。饭与菜历来是用柴火烧出来的。

如今人们烧火做饭，城市里普遍使用管道煤气，农村也有了煤气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家家户户还是用柴火炒菜做饭。农家厨房的灶具用青砖砌成，谓灶头，大多砌三眼灶，分别盛放尺四镬、尺六镬、尺八镬。尺四为小镬，一般烧菜用；尺六为中镬，几口之家煮饭用；尺八为大镬，办宴席、腊月熬糖非用它不可。

我家也是三眼灶，灶台长约三米，宽近一米，灶沿围了一圈紫红色木头。灶的下方是灶膛，既可藏纳柴灰，又可在灰中生火煨粥。灶膛后有条烧火时坐的木凳，后面是宽敞的柴仓。

我家的柴火一部分是自家田里收获的稻草、麦秆、菜籽秆、番薯

甬直访古

朱田文

唐朝诗人陆龟蒙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在甬直买下一大片水洼地，定居下来，亲自耕种，偶尔作诗会友。他还研究犁、耙、铲、碌碡等各种农具的制作、使用方法，由此著成一本书，取名《耒耜经》，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

乡村风景宜人，物资则未必富足。“著书粮易绝，多病药难供。”陆龟蒙写出这样的诗句，其生活之艰难便可想而知了。日子虽苦，但心灵自由，陆龟蒙一定是太喜欢这地方了，在此终老一生，他的墓至今仍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甬直的小桥流水滋养出一批优秀的文化学者。

王韬、叶圣陶、沈柏寒等人，都在小镇留下了足迹。

王韬纪念馆在中市街6号。扫码购3元门票，进入馆内。这是一幢临河的清式宅院，大厅叫“蕙花馆”，立柱上两副对联分别是：“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帘对孟光。”“结想在霄汉，即事高华嵩。”前一联为王韬自撰，意思是如有需要我就骑马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如没有这样的机会，就在家里好好过着太平的日子。后一联为

康有为的评价，称王韬是言行崇高的模范。

王韬20岁时坐船到昆山，再搭火车到上海，此后13年在上海墨海书馆从事宣传教义和西方文化的编译工作。后太平天国运动暴发，王韬写信劝说太平军以不攻打上海为前提与清廷谈判。太平军没有采纳他所献之计，但他的信却落入清军手中。王韬被李鸿章定为“通贼”，下令通缉。

仓促之间，王韬逃往香港避祸，5年后赴欧洲翻译经书，同时游历了英、法、俄等国。流亡香港之后，又东渡扶桑。他领略了西方科技的进步，对于祖国的落后和闭塞感受更深，于是率先喊出“振兴中国”的口号。1874年，他在香港创立《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林语堂称王韬为“中国记者之父”。在沪期间，孙中山曾向王韬请教，因此王韬又被称为“国父之师”，他是中国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法治思想第一人。

出生于苏州的叶圣陶，曾在甬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在4年半的教学生涯里，叶圣陶参加了我国最早的文艺团体——北京大学

“新潮社”；与茅盾、郑振铎一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与刘延陵、朱自清等创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诗刊《诗》月刊。同时，创作了近百篇（首）小说、散文、诗歌。他后来的不少作品取材于在甬直的农村生活。

沿河而行，行至一处十字河口，两个中年人一坐一站在对景画画。他们用水墨写生，画的就是眼前的石桥、老屋、走廊。雨点渐大，我怕雨水打湿他们的写生宣纸，就撑开随带的雨伞，为其中一位遮挡。他们友好地微微一笑，又继续埋头写生。

“两位画家是从哪里来的？”

“武汉来的。”

时近中午，我在河边的凉棚下休息，在美人靠上小坐。此时，细雨霏霏，游人不多。古镇显得十分安静，只听见雨水滴答、河水轻漾，偶有游人欢笑，店家或居民的轻言细语，那苏州话听起来又软又糯，犹如唱评弹一般。

古镇虽然静默着，我却从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砖瓦、每一幢老屋，看到时光的飞驰，岁月的流逝。多少繁华与辉煌，如过眼烟云。像我这样生活在喧闹城市中的人，真的需要到甬直这样的幽静之地，坐一坐，静一静。

游览了唐代保圣寺、沈宅和萧芳芳演艺馆，我在临河的一家面馆，吃了一碗热腾腾的黑鱼面，雨似乎小些了，正好驱车返程。

回望古镇，在细雨之中的街市、石桥和树木，更显静谧。

唯一的夜晚

舜夫

□诗歌

当电梯门为我们的相逢
打开一道惊喜，才明白
时间每一次看似随意的安排
自有一种深意，所有过往
已不是通往此刻的距离
寒暄和夜色都在尽力掩饰暗暗
的欣喜
各自打量的眼神似在搜寻着似
曾相识
灯光下琥珀色的酒流过咽喉
缓缓打开的话匣已不可抑制
三个感光了五十多年的灵魂，
在夜色如水的浸润中
渐渐显露出夺目的形姿
峥嵘，绚烂，奇崛
紧紧抓住这唯一的夜晚，它飘
曳迷离的裙裾
唯恐它忽然扭头而去，成为过
去中的一个过去
且把我们各自尽情投入。直至
手机铃声不约而同地响起
夜已因我们而深
在楼下，我们才发现错过了一
场秋雨
闪着光影的地面有微微的凉意
泛起
一个夜晚，从此有了记忆



秋日茶山

海客摄

砍柴

任金标

藤，一部分向人家买，另外就要自己上山去砍。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砍柴既是劳动内容之一，也是我难忘的生活经历。

老家近海远山，田塍上、河岸边边，杂草蓬勃。有一种方言叫“牛头腰”的野草，主茎挺直，短节的过膝，长的及腰，顶端有似花形的灰白色茸毛，是我儿时的收割对象。草不像柴那么耐烧，上山砍柴是农家孩子的分内活。秋季，天刚蒙蒙亮，吃好母亲烧的早饭，我就拿起柴刀、草绳、柴杠、柴柱等砍柴必备工具，跟着邻居叔叔伯伯去几十里外的思娘吞砍柴。

登上三眼溪岭时，一轮旭日跃升，瞬间光芒四射。遥望思娘吞，重峦叠嶂，苍苍莽莽。到了思娘吞，已是日上竿头，金灿灿的阳光洒满山坡。

山上杂草丛生，灌木密集，林木葱茏。山脚边长满了狼箕，这种草本植物茎秆笔直光滑，枝条叶片

对生，茂盛繁密。我左手拨开狼箕上部，右手挥舞柴刀砍向狼箕基部，不久地面上就露出了光秃秃的一片。

再上一个山坡，狼箕看不到了，全是枝丫各异、高低错落的灌木。灌木从非刀刀用力不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比砍狼箕吃力得多，速度自然慢了下来……

日上中天，我们在一棵大树底下席地而坐，啃起了尚有余温的冷饭团，再嚼块咸豆腐，然后拔出竹筒塞子，咕咚咕咚喝两口水……原先咕咕叫的肚皮填饱了，力气不知不觉又回来了。

歇息后继续砍柴，直到日头偏西才收柴捆柴。

捆柴前先在地面铺三条草绳，长枝条的木柴垫底，让柴枝首尾相接，狼箕通常放在中间，一层一层往上叠放。叠好柴草开始缚绳，一道道使劲勒紧，打上绳结，竖起来就是一捆矩形柴把。

两把柴捆好后，拿起两端扁扁

尖尖的柴杠，用力插入柴把中间偏上的位置，将柴杠搁上右肩，接着将柴杠的另一端插入另一把柴把，慢慢移动肩膀上的柴杠，试着找到中间的平衡点，随即挑起柴担行走。

挑柴是有讲究的：一只手持护住柴杠，两头的柴把在肩上不可前后一条直线，而要左右侧斜。下山时脚趾要咬紧地面，前脚踏实后迈后脚，让两脚交替承重。

下山时，得靠柴柱帮忙。柴柱的一头伸入右肩柴杠下，一头搁在左肩上，用左手抓住，这样柴担的重量左右肩各分担了一半。柴柱又是负重柱，挑累了想在途中喘口气，只要把柴杠从肩膀顺移到直立的柴柱岔口，两手握住柴杠，肩上的压力顿时归零。翻山越岭或途经村舍，只要用柴柱撑住柴担，倚在陡立的山崖边或民舍的墙边，人就可以得到片刻的悠闲。

挑着柴担终于到了自家门前的晒谷场，早已等候在大门口的母亲赶紧帮我卸下柴担，说：“崖苋米饭熟了，洗把脸快点吃吧。”崖苋米是当时一个优质水稻品种，近似杂交米，做出来的饭很香。

我凝视着母亲慈祥的目光，疲劳顿消，感觉自己已长大成后生家了。

湖海一帆

雨辰

（一）

多年前的一个秋日，吴锡伟来到我办公室，说周末去运动运动。锡伟是运动达人，游泳、钓鱼、滑雪、打网球样样在行。我与他相识于网球场上，第一次打比赛就是跟他搭档。

周末，锡伟开车把我们几位球友带到了东钱湖畔的帆船码头。我问：“不去打网球啦？”锡伟说：“今天让你们尝试一下帆船。”天呐，我从小晕船，哪敢驾船呢？锡伟陪我在码头边逛了一圈，领着球友驾驶帆船去了。我独自坐在濒水的太阳伞下。湖光山色，帆影点点，清风拂面，倒也心旷神怡。

不久，锡伟领了一个陌生人过来，“他叫徐波浪，原来是帆船运动员，现在是我们的船长。”锡伟向我介绍。

眼前这位名叫波浪的年轻人，穿着一件灰色短袖运动T恤，袖口紧紧包裹着宽厚结实的臂膀，脸庞黝黑，明亮的眼睛里却布满血丝。

波浪善谈，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帆船运动经历，讲他去全国各地参加比赛，从舟山到三亚，从青岛到厦门，其中讲到2015年在海南岛的那次比赛，海上遭遇强风，致使雷达失灵、风帆破损，不少队员出现晕船现象，所幸帆船最终涉险到达终点。

聊天中得知，徐波浪9岁进入市少体校游泳队，13岁改练帆船，成为宁波水上运动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曾拿过几次全国前三的好成绩。2002年他从省运动队退役后，从事过不少行当，但帆船之梦始终不曾破灭。“我和锡伟等几个朋友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帆船俱乐部，让更多人参与帆船运动。”

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出行的帆船陆续靠岸。球友们结束了帆船初体验，围坐一起，个个热血沸腾，兴奋地讲述着船上发生的种种趣事，一边向波浪讨教驾驭帆船的技巧，恨不得立马到大海里再扬风帆。

波浪和锡伟露出得意的笑容，仿佛在说：只要玩过帆船，肯定就会喜欢上它。

有位朋友跟我说：“你不去体验一下，真是可惜了，下次一定要试一试。”我笑笑，心想，我才不凑这个热闹呢。

（二）

谁能想到，第二年初夏我还真意外地上了帆船。

那天母亲打来电话：你外婆的病又犯了，周末你能否去看看，把配好的药给她送去。

外婆是我母亲的姑姑，一生未嫁。外公临终前嘱咐我母亲，一定要把姑姑照顾好。几十年来，外婆和母亲形同母女。当时，外婆住在舟山一座小岛的寺院里。

周六一早，我冒雨驱车驶往朱家尖蜈蚣峙码头。到了码头才得知，渡轮因大风临时停航。人到半途，却过不了海，郁闷极了。

就在我焦虑不安时，发现前面有人在向我招手，定睛一看，竟是锡伟。

原来锡伟和几个朋友前几天在海上玩帆船刚刚回到朱家尖，本想顺便去普陀山游玩，不料也碰到渡轮停航。锡伟听说我要去岛上送药，思付了半晌，说：“你敢不敢和我们一起坐帆船，我们送你上小岛！”我轻“啊”了一声：“渡轮不能开，帆船能行吗？”

锡伟的同伴说，现在的风力有五六级，我们的船应该没问题。

肩负着送药的使命，我硬着头皮跟锡伟他们来到朱家尖蓝蓝码头。从码头到小岛估计有一个半小时的航程。我诚惶诚恐地登上帆船，穿上救生衣。锡伟让我站在前甲板，拉住一条绳索，说安排我一份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如果待

在舱内，更容易晕船。

帆船驶离码头，缓缓漂向海上。风越来越大，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脸上，船体摇晃得愈来愈厉害。锡伟过来在我身上绑上一条安全绳，一头绑到船体上。

不到二十分钟，我开始头晕目眩，一阵阵恶心涌上心头，接着大口大口呕吐起来，一边大喊着：“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靠岸啊！”喊着喊着，就没力气了。

此时，锡伟和他的伙伴们正在与风浪搏斗，根本无暇顾及我。我明白：既然上了“贼船”，只能熬着了。

我不断安慰自己：快了，快了，半小时，一小时……昏昏沉沉中，感觉快靠岸了，结果发觉帆船仍在汪洋里漂荡，甚至原地打转。刚刚有点平复的肠胃又开始蠕动，不断地干呕——此刻我的胃里已经吐不出东西。

小岛没有帆船码头，靠不了岸，锡伟通过无线电联系周边渔船。不久，海上来了一艘小渔船。经过一番交涉，谈妥了价钱，帆船和渔船在海中慢慢靠拢，锡伟一个箭步跳到渔船，在众人帮助下，我战战兢兢从帆船跨到渔船上，然后登上小岛。

当我把药交到姑婆手里，已是下午一点多。姑婆请我和锡伟吃了寺院的斋饭：大灶米饭就白菜豆腐。我吃了整整两碗。锡伟笑着打趣：“吐成那样，照样能吃，体质不错嘛。”

（三）

事后，锡伟告诉我，那天我们乘坐的是意大利 Grand Solely46 休闲运动帆船，正常比赛中，帆船有前甲板、中仓前撩、主撩、球撩舵手等工作岗位，需要六到八名队员。那天我们只有五个人，逆流而上，又是风雨交加，所以大家比较辛苦。

波浪知道我的经历后，笑问，以后再体验一下呗。我笑而未答。波浪说，你们那天只有五六级风，又是近海，航行环境还算好的，他们有一次参加环海南岛帆船赛。出发当晚9点海上突起大风，风速达到45节。航行中出现主帆、前帆被吹破，船只挂网等险情。次日早上8点，他们检查船只，确认无法完成竞赛，决定退赛。靠港后发现，油箱已被巨浪颠簸，幸亏及时作出返航决定，不然帆船失去风帆和燃料的动力，后果不堪设想。

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波浪、锡伟他们的帆船运动。从五个伙伴合作成立逸帆航海俱乐部，到2016年8月在东钱湖畔拥有自己的帆船基地，其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帆船比赛，拿了无数个冠军，其中最令他们自豪的是2014年司南杯帆船赛场地赛冠军和2015年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比赛场地赛冠军。

逸帆航海俱乐部除了组织参赛，还培训学员，积极开展推广普及工作，截至目前，俱乐部已接待了十多万名帆船运动体验者。

近年来，逸帆航海俱乐部协助东钱湖管委会承办了许多国家级赛事，今年就有“2023年中国—中东欧国际帆船赛、2023年ILCA亚洲（公开）帆船锦标赛”等四项赛事，基地还被中国帆船帆板协会认定为“中国青少年帆船示范基地、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小帆船认证中心”等。眼下去东钱湖逸畅俱乐部体验帆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那里已然成为网红打卡地。

因为认识一群热爱帆船的朋友，每次途经东钱湖畔，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车，去帆船基地走走。阳光下，一望无际的东钱湖被连绵翠绿的群山所环绕，湖面上白帆点点，一群群帆船爱好者进进出出，享受着东钱湖的碧波蓝天，和这项锤炼体魄、毅力与合作精神的“勇敢者游戏”。